

历史血泪

LI SHI XUE LEI
山东教育出版社



序

苗枫林

历史是一条川流不息的长河。在这条长河里，有的刚刚流过，距我们还很近，有的则早已流向遥远。比较而言，遥远容易使人产生隔膜，而贴近则使人感到亲切。这也就是说，较近的历史更容易使人产生共鸣、受到启迪。去年，我在一次会议上提议，把近代帝国主义对山东侵略的历史写出来，作为向青年一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教材。现在，山东省教委组织人员编成了这本《历史血泪》。希望它能受到青年朋友的欢迎和喜爱。

《历史血泪》是山东近代史的缩影，是帝国主义侵略山东的真实写照。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侵略、掠夺、争霸和战争。从这里，历史也再一次告诫我们这样一个道理：落后就要挨打。诚然，今天的国际关系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我们的民族已经巍然屹立在东方。我们的国家也不再是闭关锁国，而是积极地对外开放。但是，帝国主义的本质不会改变，历史的惨痛教训不容忘却。我们不应抱对帝国主义有任何侈望和幻想。如果说它们也曾“帮助”过我们，那就是它们从反而提醒我们，民族必须团结统一，国家必须昌盛富强。我们决不能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别人身上。改变祖国的面貌，把握民族的命运，只有

靠我们自己。除此，别无选择。

“知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这是古人对历史和现实关系的概括和总结。历史的发展有其客观法则，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前进，总是沿着一定轨道运行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今天与昨天相依，明天与今天相连。要真切地认识现实，准确地把握未来，就必须了解过去。只有更多地熟悉历史，才能更深刻地认识社会的发展和人生的意义。青年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和未来，每一位有志于国家治理的人，每一位有志于为民族的发展做出贡献的人，每一位有志于负起历史赋予的责任的人，都应当真诚地关注历史、学习历史。

历史是一门严肃的科学。很多规律性的东西隐含在众多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之中。学习历史，不应只是一般地知道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更重要的是要透过这些事情，发现事物的联系，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我们希望青年朋友们开动脑筋，善于思考，勇于对严肃的历史进行科学探索，从而更多地获得历史的真知灼见，汲取爱国的热情和前进的力量，达到学习历史的较高境界。

《历史血泪》是一部帝国主义侵略、掠夺山东的罪恶史，也是一部山东人民英勇反帝的光荣斗争史。为了挣脱压迫，求得民族的解放，山东人民和革命志士付出了巨大代价，抛洒了无数的鲜血和生命。作为新一代齐鲁儿女，我们应当继承和发扬前辈们的奋斗牺牲精神，最大限度地从这段历史中汲取有益的东西，尽我们的力量，把齐鲁之邦建设得更富强、更文明。否则，我们就愧对那些被帝国主义残杀了的人民和那些英勇捐躯的革命先烈。愿青年朋友们发扬爱国主

义精神，警醒起来，振奋起来，为民族的振兴和国家的兴旺自强不息、奋斗不止。我们坚信，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将在一代又一代青年手中建起，我们祖国的未来历史一定会被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书写得更为光辉灿烂。

目 录

日侵威海·····	(1)
德占胶州·····	(9)
英租威海·····	(34)
日霸山东·····	(40)
强盗分赃·····	(57)
青岛血泪·····	(69)
济南惨案·····	(81)
山东沦陷·····	(92)
美帝罪行·····	(120)
后 记·····	(137)

日 侵 威 海

十九世纪末年，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过渡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开始了瓜分世界的斗争，因而腐败软弱的中国，成为帝国主义列强争夺的主要对象。

在诸多帝国主义列强中，后起的日本帝国主义成为侵华的急先锋。早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封建军阀就多次发出要侵略朝鲜和中国的叫嚣。1868年明治天皇即位伊始，就制定了分期“蚕食”中国大陆的政策，主张“强兵为富国之本”，要“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把整个亚洲置于日本的统治之下。在这种政策的指导下，日本帝国主义加紧扩军备战，发展其近代化的军队。到1894年甲午战争之前，日本已建成战时可动员二、三十万人的新式陆军和拥有舰艇72000吨的新式海军。据英国《泰晤士报》驻东京记者布林肯莱声称：甲午战前，日本单“就弹药而论，它所储存的数量，比在一次对华战争中可能耗去的还要多^①”。同时，日本帝国主义又不断派遣间谍潜入中国，窃取清政府各方面的情报，从而对清军内部的情况了如指掌，甚至比“中国人自己更清楚地知道，每一省可以抽调多少人出来作战^②”。日本帝国主义在完成了侵华战争的军事准备之后，便决意挑起侵华战争。

①②《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第331页。

1894年春，朝鲜爆发了大规模的东学党领导的农民起义。张惶失措的朝鲜政府一面派兵镇压，一面紧急向清政府求援。日本帝国主义认为时机已到，也趁机派出大批军队在仁川登陆，迅速占领了朝鲜的各军事要地。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日军共有一万多人侵入朝鲜，远远超过了中国驻军。7月25日，日本不宣而战，其舰队在丰岛海面突然袭击中国护航舰和运兵船，正式发动了侵略战争。因为1894年是农历甲午年，故称甲午战争。

战争爆发后，日军疯狂地进攻驻朝清军，并把战争推向中国大陆。而清政府执行投降主义政策，不作认真的备战，致使在短短五个月的时间内，清军连遭平壤战役、黄海战役、辽东战役三次败绩，使得东北地区大片国土沦丧。

日军占领了辽东半岛之后，便发动了对威海卫的进攻，其目的是为了彻底消灭北洋海军。

威海卫位于山东半岛北岸的东端，与辽东半岛的旅顺口遥遥相对，形成渤海湾的两大天然门户。威海港湾成半圆形，两边有陆地环抱，湾口又有刘公岛横卧其前，日岛、黄岛与刘公岛相连，形成天然屏障，形势十分险要。从1887年起，清政府为把威海卫建成北洋舰队的基地，在威海港湾南北两岸修筑了15座新式炮台。在刘公岛和日岛上也修筑了5座炮台，总计有大炮60多门，同时还在刘公岛上修建了海军提督衙门、子药库、制造局、水师公所和铁码头以及船坞、学堂等。黄海战役后，北洋舰队尚拥有大小舰艇四十余艘，屯扎在威海港内，具有一定的战斗实力。当时日本海军对这支舰队仍存有戒惧心理，不敢直接进行交锋。如果北洋舰队趁机出海与日舰交战，起码可给敌舰以沉重打击，不致完全

丧失制海权。可是这时李鸿章对战争已完全失掉信心，一味想避战保舰，多次命令提督丁汝昌“设法保船”，“不得出大洋浪战”。结果，北洋舰队深藏威海港内，坐等敌人进攻。

日军深知，要从海上正面进攻威海卫，消灭北洋舰队是很困难的，便决定从陆路和海上两面夹击。1895年1月20日，日本陆军第二军在25艘军舰和16艘鱼雷艇的掩护下，开始在荣成县的龙须岛登陆，准备从陆上包抄威海后路。耀武扬威的日军先以四艘军舰组成先锋队，各放下汽艇，拖舢板满载日兵向岸边驶来。驻守龙须岛的清军当即开炮轰击，击沉敌汽艇一艘，日兵多人落水溺死，其余汽艇全部退回。日军吃了这次小亏，便集中舰上大炮向岸上猛烈轰击。当时驻守龙须岛的清军仅有4哨不足500人，在日军的炮击下，伤亡惨重，向西败退。这时驻守成山头等地的清军也纷纷不战而逃。日军炮击了两小时后，在大批军舰的掩护下开始登陆，当天下午就占领了荣成县城。

在日军从荣成登陆的过程中，北洋舰队虽近在咫尺，但却按兵不动。当时掩护日军登陆的25艘军舰虽貌似强大，但实际上是很虚弱的，其中十之七是“朽废不中用”的旧舰，还有一些是商船改装的，战斗力很差。当时清政府也早就得到了日军要从大连运兵从荣成登陆的情报，并向李鸿章下达了如下的命令：“闻敌人载兵皆系商船，而以兵船护之，若将定远等船齐出冲击，必可毁其多船，断其退路，此一救急之一策。着李鸿章速筹调度为要。”^①如果北洋舰队执行这

^①《中日战争》第3册，第346页。

一命令，在敌人登陆之前或登陆之机适时出战截击，虽胜负难定，但定可给敌人以沉重打击，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李鸿章对于以光绪帝为首的军机处的这一命令视若废纸，仍是不许北洋舰队出战，以免损失舰只，结果坐失良机，致使敌人顺利地进行了三天登陆和两天休整。

1月25日，登陆日军兵分两路，右纵队由黑木为桢中将率领，沿荣（成）威（海）大道主攻南帮炮台；左纵队由佐久间马太中将率领，沿荣烟（台）大道向北切断南帮炮台清军的退路。日军总兵力为两个师团共28000余人，当时驻守山东半岛的清军共约31000多人。但是，具体主持山东陆上防务的山东巡抚李秉衡，对于战局缺乏正确估计。直到日军占领荣成以后，他仍没有打击敌人的决心，一味畏首畏尾，顾虑重重。本来他先电令威海后路各营各抽五成驰应东面，仍留五成严备后路，但又担心敌人“难免不从西面乘隙上岸，因之所派嵩武等营，未能全趋东面，转致两面全虚。”^①结果仅有驻酒馆的孙万龄军拔队东去迎敌，这就犯了不能集中兵力的兵家大忌。孙万龄军虽在白马河附近对日军进行了抵抗，并且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终究人单势孤，在日军大军进逼下，不得不向西退却。

日军渡过白马河后，便展开了对威海南帮炮台的进攻。南帮炮台分内外两层，外层为摩天岭和杨枫岭炮台，内层为海岸的龙庙咀、鹿角咀、皂埠咀三炮台。1月30日，日军以第六师团第十一旅团为左翼队，首先对摩天岭炮台发起进攻。摩天岭是威海南岸的制高点，对整个战局关系至为重

^①《中日战争》第3册，第329页。

大。日军左翼队司令官大寺安纯少将投入了左翼队的大部分兵力拼死争夺。守卫摩天岭的清军仅有一个营，在营官周家恩的指挥下奋勇抵抗，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威海港内的北洋舰队也派定远、镇远、来远等舰驰至南岸助战。两军鏖战，“山动谷鸣，地轴为倾^①”。清军在炮台下预先埋设地雷，日军进至台下，踏响地雷，轰然爆炸，黑烟冲天，死伤累累。大寺安纯不顾士兵的死活，驱赶日军继续猛扑。守军虽顽强抵抗，但因兵力太少，一营人伤亡殆尽。营官周家恩身中数弹，壮烈牺牲。摩天岭被日军攻陷。

日军攻下摩天岭炮台后，大寺安纯欣喜若狂，连忙登上炮台，率领日军欢呼胜利，并命日本《二六新报》记者拍照志功纪念。恰在这时，来远舰一炮打来，正中炮台，弹片飞扬，打穿了大寺安纯的胸部，当场毙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日军攻占摩天岭后，敌右翼队又集中炮火向杨枫岭炮台发起了进攻。守卫杨枫岭的也是一营清军，在副将陈万清的指挥下，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给了敌人以重大杀伤，但是中国守军也死亡过半，且弹药库已被敌炮轰击爆炸，不得已撤离炮台。

摩天岭和杨枫岭炮台失陷后，日军一面以陆军进攻龙庙咀、鹿角咀和皂埠咀海岸三炮台，一面用舰队从海上配合夹击，海岸三台处于腹背受敌的地位。驻守海岸三台六营清军的总指挥为总兵刘超佩，此人是李鸿章的妻侄女婿，他凭借与李鸿章的亲戚关系爬上了总兵宝座。这是一个贪生怕死

^①《中日战争》第1册，第270页。

鬼，在大敌当前，他不作认真的防御准备，30日早晨当日军刚开始进攻南帮炮台时，他就急乘事先准备好的小汽艇逃往刘公岛去了。由于主将临阵脱逃，因而日军没有遇到大的抵抗，就占领了龙庙咀和鹿角咀等各炮台。

在水陆夹攻的严重情况下，皂埠咀炮台的中国守军表现出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顽强的战斗意志。该台是威海最大的炮台，有28公分口径的大炮两门，24公分口径的大炮三门，火力很强。中国守台官兵利用台上大炮英勇顽强地战斗，在敌人四面炮火的夹击下，一个炮手倒下了，另一个炮手接着打，没有一个退缩，直到最后全部壮烈牺牲。敌人经过一次次冲锋，付出了沉重代价，最后才勉强爬上了炮台。当日军刚把日本旗在台上竖起来的时候，炮台轰然坍塌，台上日兵飞入空中。原来，海军提督丁汝昌料到，如果皂埠咀炮台落入敌手，敌人利用台上大炮向北洋海军进攻，后果不堪设想。因而当该炮台陷落时，丁汝昌便派鱼雷艇载敢死队驰近炮台，队员们冲上台去，将炮台炸毁了。中国士兵们这种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使敌人望而生畏，甚至当时在威海港外“观战”的其他帝国主义的海军官兵们，也都感到“惊心动魄”。

当南帮炮台守军与日军鏖战之际，烟台以东还有清军30多营，却没有一营前去支援。李秉衡仅派军扼守威海西路，结果很快被敌人冲垮了防线。2月3日，日军占领威海城，并分兵进攻北帮炮台。

北帮诸炮台分布在威海城东北6里的丘陵上，地势陡峭，仅有一条小河可通，形势极为险要。守卫北帮炮台的清军，统领为戴宗骞。此人为人贪婪阴险，经常克扣士兵的军

饷，对于士兵的索饷斗争和丁汝昌的多次催发扣饷，他都置若罔闻，甚至有意驱使士兵逃亡，致使其部下缺额甚多，士气低落，纪律败坏，战斗力很差，甚至戴宗骞本人也有逃跑的念头。本来北帮炮台有六营守军，但在南帮炮台作战时已溃败两营，又被戴宗骞解散两营，至2月1日夜里，其余两营也纷纷逃散了。北帮炮台的失陷已势所必然，丁汝昌亲往北岸令戴宗骞去刘公岛，戴知道自己已罪不可恕，在刘公岛吞鸦片自尽。然后，丁汝昌又派敢死队到北岸去炸毁了各炮台的火药库及大炮。这样，日军不费一枪一弹而占领了北帮炮台。从此，威海陆上的战斗基本结束，壮烈的刘公岛保卫战开始了。

在威海卫的防御战系中，刘公岛的炮台自成一体，“苟善守之，刘公岛非至粮尽，莫能陷也”。1895年1月30日，日本陆军在进攻南帮炮台时，其海军也出动21艘军舰对刘公岛、日岛及港内的北洋舰队发动了进攻，结果被北洋舰队挫败。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深知从海上正面进攻刘公岛和北洋舰队是很困难的，便改变战术，采用鱼雷艇进行偷袭。2月5日夜，日海军第二、三鱼雷艇队沿南岸浅水处进入港内偷袭，使定远舰中雷，经奋力排水抢救幸未沉没。其管带刘步蟾下令将定远开至刘公岛铁码头外浅滩当炮台使用，直到舰上炮弹全部打光才自行炸沉。6日黎明前，敌第一鱼雷艇队又进港偷袭，击沉了来远、威远、宝筏三舰。

日军偷袭击中北洋舰队4艘军舰后，当天下午其海军发动了对刘公岛和北洋舰队的新进攻，其陆军也在北岸三炮台架设快炮与其舰队配合，两面夹击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镇定指挥，英勇还击，最后终将敌舰击退。7日晨，日本海军

再次发动总攻击，决心一举攻下刘公岛，全歼北洋海军。但开战不到一时，日本舰队便有五艘军舰被北洋海军击伤。正在有利时机，不料北洋舰队出了民族败类，有13艘鱼雷艇和2艘船不战而逃，结果它们一出战场有的被敌人击沉，有的被敌俘获，只有一艇侥幸逃到了烟台。

鱼雷艇的逃跑打乱了北洋舰队的防御部署，敌人也更加疯狂地轮番进攻，很快，日岛炮台的大炮被敌击毁，弹药库也中弹起火，岛上守兵只得撤至刘公岛。

鱼雷艇的逃跑和日岛炮台的被毁，形势对北洋舰队极为不利，水兵的士气大受挫折。在这万难关头，丁汝昌仍然指挥余舰与敌人鏖战，可是少数民族败类却在舰队中几位洋员的支持下开始了议降活动。北洋舰队中的德国炮师瑞乃尔、英国人马格禄、泰莱和美国人浩威等，背着提督丁汝昌，同营务处提调牛昶昞“商量办法”，认为“纳降实为适当之步骤”。^①丁汝昌得知此事后，严辞拒绝。他说：“我知事必出此。然我必先死，断不能坐睹此事。”^②即使在这极困难的情况下，丁汝昌也没有失去信心。他相信，只要陆上援兵到来，则刘公岛之围立即可解。然而，他的这个希望也最终破灭了。2月11日，他接到李秉衡移往莱州、陆上援兵已经绝望的消息后，便召集各舰管带和洋员会议，命令各舰拼力突围，或不至全军覆没。但洋员们早与牛昶昞有密谋，均不答应，竟带头自动散会，并指使一些兵痞持刀威胁丁汝昌，丁汝昌于当天夜里被迫自杀，定远管带刘步蟾、镇远管带杨用霖、护军统领张文瑄等亦宁死不降，先后自杀殉国。

①《中日战争》第6册，第66页。

②《中日战争》第1册，第71页。

丁汝昌死后，洋员马格禄、浩威、泰莱、瑞乃尔等在牛昶晒处开会，决定由浩威假托丁汝昌的名义起草降书。12日，广丙舰管带程璧光乘镇北舰将投降书送至日本旗舰。14日，无耻的牛昶晒与日军签订了《威海降约》，将镇远等11艘军舰和刘公岛各炮台及岛上的军械物资等全部献给了敌人。17日，日军进驻刘公岛。清政府花费了大量钱财和人力经营了十几年的北洋海军，就这样全军覆没了！

日军在进攻威海的过程中，他们每到一村，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有的村庄房屋全部被烧光，鸡、猪、牛全被抢光。日本帝国主义对山东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德 占 胶 州

胶州湾位于山东半岛的南侧，西临黄海，港阔水深，且湾外群山环抱，湾口仅宽三、四里，口内有岛中峙，风平浪小，气候温润，不仅是山东的天然门户，也是我国北方的优良海港之一。且地当南北要冲，上通津沽、旅大，下至江苏、浙江，均一二日可达，为兵家必争之地。

正因为胶州湾形势重要，所以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为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所垂涎。

德国是一个后起的军事帝国主义国家，很久以来，它就对中国怀有极强的侵略欲望。还在19世纪的60—70年代，普鲁士的远征队员和海军舰长们，就积极地图谋占领中国沿海的港湾或岛屿，以作为德国的海军站和港口殖民地。台湾、舟山、厦门、鼓浪屿、镇江等地，都是他们图谋侵占的重要目标。不过因为当时德国还没有一支强大的海军，它在外交

上也还没有取得其他列强的支持而作罢。

1871年德国完成了国内的统一，资本主义迅速发展，便开始积极地向外扩张。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德国政府便想趁机在中国取得一个海军站，于是它参加了俄法集团干涉日本退还辽东半岛的事件，借以讨好清政府，以便“向中国要求土地作为适当的补偿”。但是它的目的没有完全达到，它仅获得了参加对华借款和天津、汉口的两处租界，不能满足其侵略欲望。所以，以后德国政府又屡次向清政府提出“借地”的要求，但都被中国拒绝了，这使德国十分恼火，便决心采取强硬手段占领胶州湾。

正当德国积极准备占领胶州湾的时候，1897年11月1日夜，两个德国传教士韩·理加略和能方济在巨野县被杀了。这就是有名的巨野教案。因巨野县属曹州府，故亦称曹州教案。

巨野教案发生在该县的磨盘张庄（亦称张家庄）教堂。这个教堂是德国传教士于1885年在曹州府建立的第一个教堂，住堂神甫叫薛田资。1897年11月1日上午，在临近教区传教的两位德国神甫韩·理加略和能方济到张家庄来找薛田资，正赶上下雨，他们不能再走，即被留宿。向来以“诛锄西教”为“本旨”的大刀会侦知后，便夜袭张家庄，杀死了韩、能两神甫。事件发生后，清政府急忙命令山东地方当局派臬司毓贤等人驰往巨野破案，但他们抓不到真正的凶手，就胡乱地抓了一些无辜的群众当替罪羊。据薛田资估计，当时大约有50人被捕，其中有一部分人靠重金贿赂很快得到释放，有的则被严刑拷打致死，还有的死于牢房里的传染病。最后，根据地方官吏们的逼供，共判决了7人，其中

2人被杀，5人被判为无期徒刑，造成了一桩历史冤案。

清政府之所以这样地草率破案，胡乱杀人，其目的在于不给德国留下侵略的口实。然而一心想侵占中国领土的德帝国主义并不理会这些。巨野教案发生后，11月6日德皇接到消息，第二天他就很得意地对其外交大臣布洛夫说：“华人终究给我们提供了您的前任者——马沙尔——好久所期待的理由与事件。我决定立刻动手。”于是，威廉二世命令他的远东舰队“立刻开往胶州湾，占据该地，并威胁报复，积极行动”。德皇声言：德国占领胶州湾的行动，使“上千的德国教民扬眉吐气，当他们知道德皇的战舰在他们跟前，几百个德国商人将欢欣鼓舞，当他们知道德意志帝国最后已在东亚取得了一个坚强的据点，成千成万的华人将发抖，当他们感觉到德帝国的铁拳沉重地压在他们的颈上；而全德国人民将欢迎他们的政府已作出了一个英雄的勾当。……希望全世界人们从这件事上永远取得这个教训，对于我可以说‘逆我者亡’。”^①威廉二世这凶狠的言辞，将这个帝国主义分子妄图奴役中国人民甚至全世界的罪恶野心暴露无遗了。

德国远东舰队司令蒂尔匹茨在接到德皇的命令后，11月10日带领三艘巡洋舰从吴松口出发，13日到达胶州湾。清军守将章高元发现敌船后，当即派员前往探问，蒂尔匹茨以“来此游历”为名欺骗清军，次日早晨，却命令他的600名官兵突然登陆，抢占各山头要隘，并挖沟架炮，作好了一切战斗准备，然后向清军送来照会，限清军驻防兵勇于下午3点钟以前退出胶州湾地区，以48小时退完为限，“过此即当

^① 《德国外交文件》第1卷，第148页。

敌军办理^①”。当时章高元统帅四营清兵驻守胶澳地区，按数量大大超过德国侵略军，可是腐败的清政府一月中只发给他们半月的操练子弹，“除常操已用外，药弹均已告罄^②”。在这种情况下，德国侵略者硬逼退军，并且不准携带弹药。章高元亲往面见蒂尔匹茨，剴切告以“未奉本国公文，碍难擅离”，反复争辩，德军坚执不允。蒂尔匹茨声言下午3点钟要率德军进驻清军营房，在德军的逼迫下，章高元于14日下午3点由青岛村退至四方村，营房、仓库全丢给了德军。接着，蒂尔匹茨发布布告，“宣言占领胶州湾及其附近一切海岛与属地^③”。次日，德军200余名又至四方村，气势汹汹地对清军横加侮辱，逼令再退。

德国侵略者似此强霸无理，激起清军“全军公愤，非战不可”。从14日起，章高元数次急电北洋总督王文韶和山东巡抚李秉衡请示机宜，要求开仗。清政府在投降主义外交路线指导下，则连电指示：“德国图占海口，蓄谋已久，此时将藉巨野一案而起，度其情势，万无开仗之理”^④。但是，清政府又指示章高元，要“镇静严扎，任其恫吓，不为之动^⑤”。因而章高元没有答应德军要他再行退却的要求，德军便解除了章高元亲兵的武装，逼章高元去见蒂尔匹茨。章高元去后，蒂尔匹茨将章扣留在德舰上达半个月之久，最后终于逼迫清军全部退出了胶州湾地区。

德军为了使自己的侵略行径合法化，处心积虑地步步进

①柳培荣辑：《胶澳租借始末电存》1933年版，第1-2页。

②同上书，第5页。

③《德国外交文件》第1卷，第156页注③。

④⑤《清德宗实录》第411卷，第13页。